



世界经典
推理文库 5

之冰封火焰 谜

〔美〕托马斯·W.汉肖著
鲁锡华 胡素芬译

The Riddle
of the
Frozen Flame

冰封火焰之谜

The Riddle of the Frozen Flame

藏书

[美] 托马斯·W·汉肖 著

鲁锡华 胡素芬 译



世界经典
推理文库 5

Thomas W. Hanshew
The Riddle of the Frozen Flam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封火焰之谜/(美)托马斯·W.汉肖著;鲁锡华,
胡素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世界经典推理文库)
ISBN 978-7-02-012310-0

I. ①冰… II. ①托… ②鲁… ③胡…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2298 号

责任编辑:朱卫净 张玉贞
封面设计:高静芳
封面插图:杨 猛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 政 编 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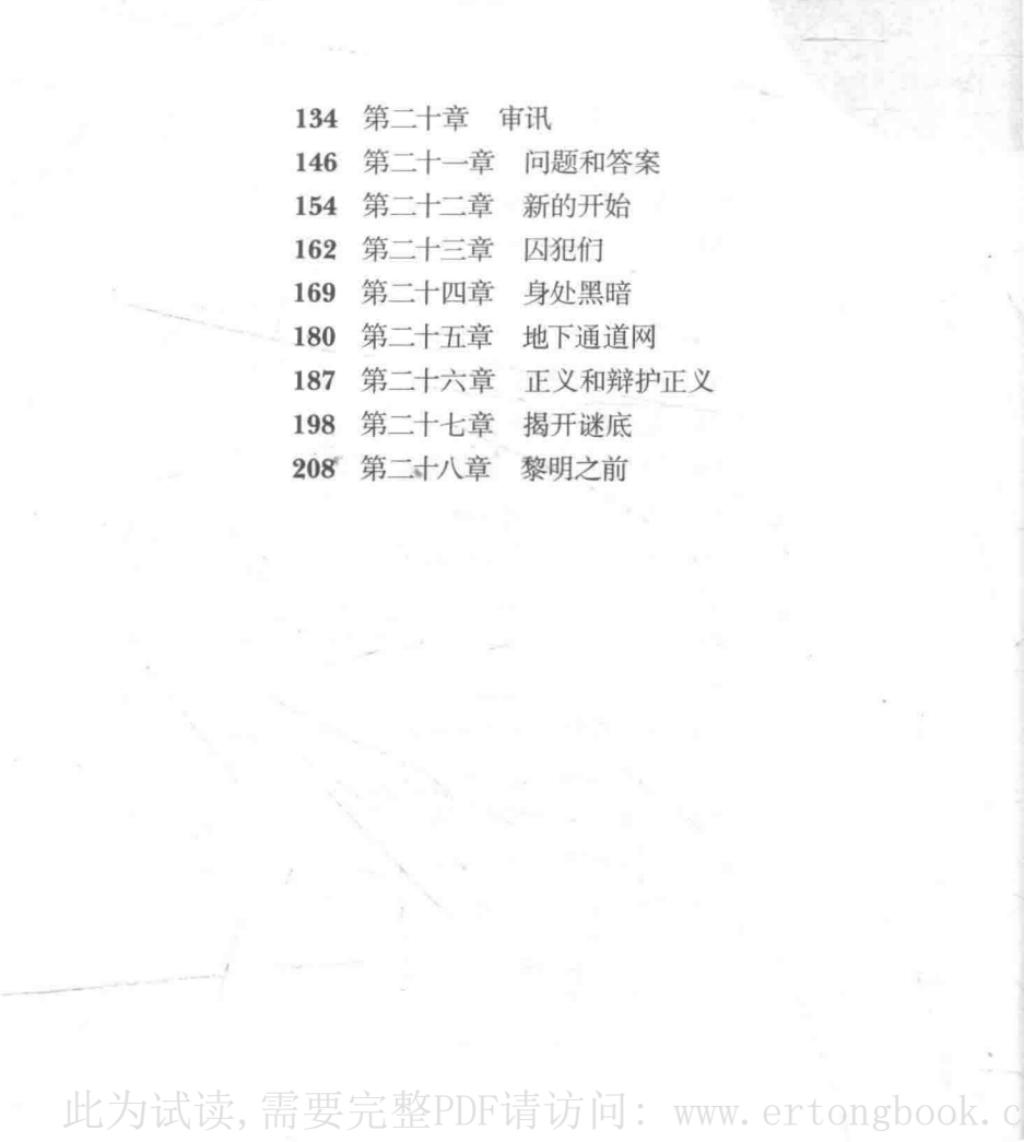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39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310-0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目 录

1	第一章	律法与奇案
8	第二章	冰封火焰
15	第三章	光明与黑暗
21	第四章	邪恶的天才
27	第五章	宴会上的幽灵
36	第六章	黑夜里的枪声
42	第七章	黑暗里的眼睛
48	第八章	受害者
54	第九章	第二名受害者
60	第十章	奇案与淑女
65	第十一章	火焰的真相
73	第十二章	夜间的贼
78	第十三章	一个可怕的发现
87	第十四章	迎来转机
94	第十五章	惊人的披露
100	第十六章	落入陷阱
108	第十七章	身陷牢笼
116	第十八章	可能的刺激
124	第十九章	猪哨酒馆发生了什么

- 
- 
- 134 第二十章 审讯**
 - 146 第二十一章 问题和答案**
 - 154 第二十二章 新的开始**
 - 162 第二十三章 囚犯们**
 - 169 第二十四章 身处黑暗**
 - 180 第二十五章 地下通道网**
 - 187 第二十六章 正义和辩护正义**
 - 198 第二十七章 揭开谜底**
 - 208 第二十八章 黎明之前**

第一章 律法与奇案

伦敦警察厅的警长麦弗瑞克·纳克姆先生面前的办公桌上杂乱地堆放着文件，他坐在那儿，眉头紧锁，肥胖的脸上因焦虑而涨得通红，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

他看着对面的男士，用力咬了咬下唇。

“真该死，克里克！”这已经是他第三十三次发牢骚了，“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真的！像是进了死胡同。早上，哈蒙德向我报告，亨顿又有一家规模不大的银行被盗，这已经是本周的第三起了，和之前一样，黄金悉数被盗，但纸币和债券碰都没碰。盗贼，或盗贼们，手段如此干净利落，闻所未闻。告诉你吧，伙计，一般人非急疯了不可。整个伦敦警察厅都在调查这个案子，但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突破。你怎么看，老伙计？”

“这是我见过的最棘手的案子，”克里克回答，同时耐人寻味地笑了笑，“我都有点暗暗佩服案子的幕后主使了。他一定在看伦敦警察的笑话呢，现在我们连个线头儿都没有，更谈不上线索！说实话，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头绪。但是，振作点，伙计，我刚去了趟作战部，得到一条消息，可能会对此案有所帮助。”

纳克姆先生急切地擦了擦额头。克里克知道，当他神经高度紧张的时候，就会这样。

“快说，老伙计！只要有助于破案，什么消息都可以。你从作战部得到什么消息？”

“很多有用的消息，我在那帮官僚那儿费了好多事才搞到的，”克里克说，脸上依然带着笑容，“最重要的是，在比利时发现了大量英国的黄金，纳克姆先生，还牵涉到数家大型电力公司，它们和当地有业务上的往来。这是军情六处监听到的，而我得到的是第一手资料。现在我突然觉得这两件事一定有某种联系。这些盗窃案都说明一点：黄金是要运往国外的。现在给我详细讲讲最近的这起盗窃案。你就快说吧，我洗耳恭听。”

纳克姆先生就噼里啪啦地说起来。他性格温和，个子不高，圆滚滚的，跟人们印象中的警察相比，有点偏胖，但他也像很多胖子那样，脚步轻盈。

克里克则和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肩膀宽阔，衣着入时，跟他在一起，谁都觉得脸上有光。他直直地昂着头，五官精致，活像一只鹰。耳朵紧贴脑袋，相隔不远，双手修长，保养得很好。至于他的年龄——这个，就像他本人一样，让人难以捉摸。今天，他可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明天，他就可能是十九岁的青年。这是他与生俱来的能力，另外，他还会易容术，瞬间就能完全改变模样。历史上至少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罪犯也有这种超能力。

他坐在那儿，把玩着手杖，手柄是银质的，手杖夹在两腿

间，头向一边微微倾斜，整个人显得彬彬有礼，耐心而饶有兴致。但纳克姆先生知道，这是克里克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表现，这点很特别。他也不绕弯子，开始一五一十地介绍起案情来。

“事情是这样的，克里克，”他边说边用钢笔敲着记事本，墨水像黑玉珠一样四溅开来，“据我们所知，这至少是两周内的第九起案件了。第一起发生在帕莱一个小支行，失窃的金币有数百镑；第二起是在派克汉姆的郊区，你也知道；第三起在哈罗；第四起在福里斯特希尔附近；第五起是在克洛伊登。还有几起发生在东伦敦，比如阿纳莱和萨顿。最近的这起发生在亨顿，时间是上周六夜间——那是十六日，对吧？没有人注意到什么不寻常的事，只有一个目击者，说他晚上九点半的时候，看到一辆汽车停在银行外面。他也没多想，觉得或许是个巧合，想着大概是银行经理来取落在办公室的东西吧。”

“那，经理不住银行上面的话，他住哪里呢？”这时克里克插进来说。

“跟家人住在一起，离银行有点距离。一对从银行退休的老夫妻负责看门，两人各方面都很可靠——贝克先生是这么说的。但他们坚称当晚没听到什么动静，也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但的确有人闯入银行，盗走了黄金，”克里克平静地补充道，“然后呢，纳克姆先生？怎么做到的呢？”

“噢，就是惯常的手段。很明显，盗贼先用万能钥匙打开银行的门，然后用硝化甘油炸药炸开了保险柜。什么都完好无损，

只有黄金不翼而飞了——足足有七百五十磅。至于是谁在捣鬼，他们是何方人士，我们现在一无所知。”

“嗯，有指纹吗？”

纳克姆先生摇了摇头。

“没有指纹。盗贼都戴着橡胶手套，也就是说，这是盗贼留给我们的唯一的线索。橡胶手套都有一股味儿，特别是新的，现在保险箱把手以及邻近物品上都还残留有那种气味。因此，我们推断，他们用了橡胶手套，不会留下指纹，克里克。”

“嗯，这推断很有价值，”克里克回答，勉强地笑了笑，“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没有任何线索。可怜的纳克姆先生！惩恶扬善伸张正义这条路可不是那么好走的，对吧？当然，我会尽全力帮助你的。这点毫无疑问。作战部的消息说英国的黄金出现在比利时，我总觉得这跟银行盗窃案有关。这两件事总在我的脑子里纠缠在一起，最后好像变成了一码事……请问，外面是哪位？”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你有客人，我回避一下。我想再深入调查一下这个问题。盗贼无论如何都会留下线索的。人们成功后往往变得大意，如果他们认为伦敦警察觉得这个差事不好做，想放弃，那他们就不会特别细致地清理现场。不用担心，我们会破案的。”

“但愿如此吧，老伙计！”纳克姆先生略带自嘲地说，话里透着沮丧，然后喊道，“请进！”皮特里推门进来，一本正经，站得笔直。

“你帮了我很大的忙。只是见见你，我已经受益很多了。有

什么事，皮特里？”

“有位先生想见您，先生，”这位警官爽快地回答，“一位姓莫里顿的先生，他说他是奈杰尔·莫里顿爵士，看起来像个有钱人，特别想见您，长官，还提到了克里克先生。不过我告诉他克里克先生不在。要让他进来吗？”

“做得好，皮特里。”克里克笑着说，对这位警察厅的下属的做法表示赞许；因为所有人都要尽力掩饰克里克的身份。“你要不介意，我就留下来，纳克姆先生。我碰巧对这位莫里顿先生有些了解，是个诚实可靠的年轻人，之前和罗恩小姐是很好的朋友，当时老霍克斯利还在呢。没记错的话，这家伙最近刚继承了家产。他的叔叔五六年前突然失踪了，现在法定时间已过，就承袭了自己的那份。事情发生的时候，可是轰动一时，大报小报接连报道了一周，但再也没有老头的行踪。现在，小莫里顿就在外面，继承了爵士头衔，另外还是塔楼庄园的主人吧——那里可够阴森恐怖的。不用说出我的姓名，老伙计，我就想听听他怎么说。可以的话，我就到窗边看报纸了。”

“好的。”纳克姆先生费力地穿上外套——在办公室他通常都不穿。然后，他让人请莫里顿先生，皮特里就出去了。

莫里顿到之前，克里克稍微“变”了一下脸和穿戴，刚刚还是一本正经的贵族范儿，现在是一个外表普通，弯腰曲背，甚至有点猥琐的摊贩形象了。

“好了。”克里克说，纳克姆先生敲了下桌上的铃铛，门应声打开，皮特里走进来，后边紧跟着年轻的奈杰尔·莫里顿爵士，

他的脸轮廓分明，显得冷酷无情，双唇紧闭，令人生畏。

就这样，克里克认识了案子的主角，后来案子的发展证明这是他办案生涯中见过的最不寻常的案子之一。一点都看不出来，奈杰尔爵士，衣着考究的花花公子，会是这出离奇戏剧的中心人物，但事实确是如此，这就是后话了。

他明显看起来有点不安，但来找纳克姆先生的人都很焦虑不安；任何人，只要和罪行沾边，都或多或少有些情绪激动。从这点看来，奈杰尔爵士和警长的其他访客并无两样。

纳克姆先生朝年轻人友好地点了点头，后者表示想见克里克先生，他听说过很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纳克姆先生盯着年轻人的后背，用遗憾的口气说克里克因为政府公务出去了，并问他有什么可以效劳的。他用手指了指克里克说，这是他的助手，如果奈杰尔爵士有困难，他会尽力帮助的。

奈杰尔爵士的故事很长，而这个年轻人又太焦虑不安，没办法讲得条理清晰，那我们就先把时间往回拨一段，来讲述这个非比寻常的故事。在警长办公室里，奈杰尔爵士对纳克姆先生和他的无名同事讲述了故事的细枝末节。就这样，伦敦警察厅的克里克卷入了这桩奇案，该案后来被称作“冰封火焰之谜”。

奈杰尔讲的家族史，很多是克里克知道了的。对周围的人和事了解之多，已经成了克里克的代名词，那部分历史也挺传奇，所以还是要告诉大家，但这就要带各位读者回到这次拜访的几个月前。那时，奈杰尔爵士刚刚结束十二年的军旅生涯，从印度回到英格兰。他在伦敦逗留了几天，见见旧相识，故地重游——结

果惊喜地发现一切都还是老样子——然后前往莫里顿塔楼庄园。因为叔叔离奇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庄园就要归他所有了。

家里已经霉运连连，返家的路途也不算一帆风顺；当时很可能造成不幸，所幸没什么大碍。他乘坐的火车发生了事故，挺严重的，但奈杰尔却毫发未伤，而且正是因为那次事故，他结识了一个女孩，那个他坚信世上最美丽的姑娘，这样想着，他倒觉得是件幸事了。更美的是，他得知她竟是自己在莫里顿塔楼庄园的邻居。而这点帮他度过了之后的那段痛苦时光——因为他就要进入那座继承而来的阴森恐怖的老宅了。

第二章 冰封火焰

许多碰巧去过沼泽地区的游客都说，莫里顿塔楼庄园可算得上全英格兰最荒凉的所在了，这说法一点没错。十三年前，奈杰尔曾经来过，但他发现，记忆中的图景与现实有着相当的差距；他曾在[这里](#)编织过传奇故事，现实却绝没有传奇可言。故事里，[庄园](#)狰狞的轮廓变得温和，漆黑的走廊也有人来往。但如今，这轮廓如此冷酷无情，他简直不敢相信，也不曾想过，印象中那幽深黑暗的走廊，会变得如此幽深漫长，黑暗荒凉。

没错，它那略显憔悴的灰白色，犹如监狱，看起来挺漂亮。另外，[庄园](#)外的护城河和那扇微型吊门，总让男孩子浮想联翩。但是，室内的装饰却阴森恐怖得令人窒息。走廊和楼梯的角落里堆满了椅子，看起来已经在原地待了几个世纪，让人感觉置身巨型的梦魇一般。每扇窗户和门上都悬着巨大的锦缎窗帘，挡住了空气和光。几百年来，房间里一直阴郁沉闷，红色的窗帘随年月增长泛出了紫色。厚重的深色地毯也已经破旧不堪。

这房子真的会滋生鬼怪。房子里弥漫着有游魂飘荡的奇怪气息，而这种气息只有那些非常古老的房子里才有。狭小的窗户如

裂缝一般，使得房间里异常昏暗，还散发着一股霉味，这完美地契合了庄园建造时期的建筑潮流和需求——虽然并不符合今天人们对卫生和健康的要求。随着一脸严肃的管家——他了解到，叔叔在世的时候，管家就在这了——打开巨大的前门，奈杰尔进入庄园，他感觉像是进了坟墓。门关上以后，光亮和阳光也随之消失，他不禁一阵颤抖。

第一夜，他几乎没有合眼。巨大的四柱卧床，长绒床帏像熟透了的李子一样挂下来，把他紧紧围住，仿佛置身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巨型饰品盒。床垫舒适柔软，每次翻身，都有柱子咯吱作响。适应了室内的黑暗以及印度平房里军营般的摆设以后，他站起身，拿起鸭绒被，走到敞开的窗户旁，在靠窗的沙发上度过了余下的几个钟点。

“这帮人竟然能住这样的地方！”他一次次地对自己说，“怪不得我那可怜的叔叔不见了！只要是有点自爱的基督徒都会消失。莫里顿塔楼庄园得尽快做些改变，这点我可以保证。四个柱的老古董明天一早就得滚蛋。要这里活下去，不睡觉可不行。”

他躺在马毛填充的硬沙发上，拉开窗帘，房间里立时布满了灰色和淡紫色的暗影，远处连绵不断的沼泽地延伸开去，仿佛要到世界的尽头。孤独？莫里顿经受过印度夜晚的孤独，远离一切文明：寂寥的丛林里，空气凝住了，任何微小的声响都像扔下的炸弹；还有，作为当地唯一的白种人所带来的那种奇怪神秘的孤独。但跟这里相比，那些都算不上什么。他甚至想到，住在这所房子里，年轻人也会自杀。五年前，约瑟夫·莫里顿爵士就消失

了——这也难怪！

他盯着窗户，抽着烟，绝望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他才三十出头，就要遭受这样的命运！周围荒无人烟，没有一丝居住的痕迹。当然，沼泽地的尽头，有一片树木和厚厚的灌木丛，他知道，那后面就是韦瑟斯比庄园。直觉告诉他，这就是安托瓦内特·布雷利尔的家，那个火车事故中遇到的女孩，现在是他梦中的女孩。接着，他的思绪转到了她身上。天啊！把一位精致脆弱的小仙女带到这种鬼地方，就像要把一缕阳光锁进铅盒里一样，毫无希望！

黎明越来越近，他正盯着远处半昏半明的树丛，突然，沼泽地的边缘处闪出一束小小的火焰。一个，两个，三个，接着，一大串火焰蹿了出来，仿佛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撕破天空，把钻石般的星星撒在沼泽地上。他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那到底——？还没等他喊出声来，又有一束火焰闪了出来，这些火焰在黑漆漆的沼泽地里不断地跳跃，闪烁。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是神秘的烟火表演，还是某种新型炸药的爆破试验？跳跃的火焰如同燃烧着的薊花瓣，被吹进他的眼帘，这一点，那一点，到处都是。

莫里顿站起身，用了好大的力气抬起另一扇窗，窗框已经旧得不灵活了。他只穿着丝质睡衣，手里的烟烧成了一小段灰柱。他尽力探出窗台，惊奇地看着那些星星般闪烁，跳跃而又令人发狂的火焰。

他顿时没了睡意，觉得完全清醒了。那东西这么奇妙，这么

不可思议！他不想穿上衣服去调查一下才怪呢！当晚早些时候，鲍金斯（那位庄严的管家）清楚地告诉他，那片沼泽地里没有人住。那些东西就像小小的灯笼一样，低悬在沼泽地的边缘，由具有神力的手摇来摇去。它们那么低，又不像星星。这样的老屋，这样的房间里，老旧的四柱床的影子爬在他的身上，莫里顿竟然冒汗了。这太离奇了！对于人事，他算是勇敢的了，可冥冥之中也觉得，那些荒无人烟的沼泽地里的火焰绝非人类所为。他现在就要去调查一番！他把脑袋缩回来，砰的一声拉下窗户。声音传遍了这荒废的老屋的每一个角落。

他快速穿起衣服，挣扎着套上斜纹软呢长裤。这时，传来了—阵轻轻的敲门声，他仿佛中弹一样，迅速转过身，紧张得不停打颤。

“是谁？”他愤怒地叫道，而感到双腿颤抖后，他更加愤怒了。门给推开了一些，露出了鲍金斯那张苍白的脸。因为受了惊吓，他的眼大睁着，嘴也大张着。

“奈杰尔爵士，先生，我听到这个房间传出一个吓人的声音——像是手枪射击的声音！您没事吧，先生？”

“没事，你个笨蛋！”莫里顿大喊，显得很不耐烦。这时管家那瘦削的身子也从门后露出来了。“要么进来，要么出去，怎么都行。拜托你动动脚！这风冷得要命！你听到的是关窗户的声音，估计一两百年没开了，动一动就吱吱呀呀叫个没完。在这可恶的房间里，没法睡觉——到现在还没合过眼——我就起身离开那个维多利亚时期的老怪物，刚在窗户旁的沙发上坐下，就看到

地平线上冒出一串火焰，像是信号灯之类的东西！我已经看了二十分钟了，它们把我惹毛了。我要出去调查一下。”

鲍金斯惊叫一声，同时用颤抖不止的手遮住了脸。莫里顿突然意识到，在莫里顿塔楼庄园，将来也会变得这样神经兮兮。这时，鲍金斯拖着脚穿过房间，胆怯地握住莫里顿的手臂。

“求求您，先生，别去！”他颤抖着低声说，“那些火焰，先生——您不了解内情啊！您要是觉得自己的性命有那么一点价值，就不要出去调查，先生。不要去！去了就没命了。”

“什么？”莫里顿转过身，盯着管家怯懦的蓝汪汪的眼睛，“你在胡说八道什么，鲍金斯？那些火焰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究竟为什么不能出去调查？是谁不让我去？”

“是我，爵爷——只要我的话对您有一丁点儿作用！”鲍金斯激动地回答，“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传说，奈杰尔爵士，先生。那不是人间的火，村民们叫它们冰封火焰，因为它们好像并不发热。那片沼泽地没有人住，天黑之后，整个村子没人敢去那个鬼地方。”

“为什么不去？”

“去了就回不来了，这就是原因，先生！”鲍金斯说，“这可不是胡说八道。已经出了不少事了。就在六个月前，一个在磨坊里工作的小伙子，喝多了酒，说要去看看是谁在捣鬼，让那些火焰自动点着的。结果，他再也没回来。而且，当晚又多了一个火焰。”

“唷！这故事可真够玄乎的，鲍金斯！”然而，莫里顿立刻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发出一声阴郁的假笑。